

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

第 二 輯

• 內 部 刊 物 •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錄

波密簡述	林耀華 王輔仁 (1)
大凉山彝族社會概況.....	胡慶鈞 (22)
僂頗族情況.....	李志純 (63)
卡瓦社會概況	費孝通 (103)

波 密 簡 述

林 耀 華 王 輔 仁

前 言

被譽為「康藏高原上的江南」的波密，位於雅魯藏布江大轉灣的北面，是處在康藏高原萬山重疊的峽谷之中的一個既美麗又富饒的小區域。解放前，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個地區，更少關於它的記載。實際上，波密地區雖小（現只有三個宗〔縣〕，人口不過一萬三千人），但在康藏高原上來說，它要算是土地肥美、農業發展的主要區域之一。已經通車的康藏公路橫越波密地區，更帶給這裏空前的繁榮。在藏族人民中，波密人民具有特殊的風格與傳統，他們歷代受着封建統治者苛刻的剝削，曾經屢次反抗，雖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人口也連續減少了，但是波密人民反抗壓迫的革命精神却是永遠磨滅不了的。

波密南部就是洛渝地區。英帝國主義很早以前便想從東印度向北侵略我洛渝，更想進窺我波密。公元1880年（清光緒6年），英帝國主義會派它的走狗哲孟雄人金圖普（Kintup），到洛渝北部白馬崗一帶，並進入波密地區暗中進行探查工作。他在波密冬九地方被人民發覺，囚禁將近一年才逃走。此後帝國主義的特務分子，又屢次侵入波密。如1913年後，英人拜雷（F. M. Bailey）、毛塞德（H. T. Morshead）、華金棟（Kingdon Ward）等人，更相繼在波密全區作了各種的情報活動，陰謀侵略我國領土。抗戰期間，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更加暴露，1946年以後，所謂「巴里巴拉發展計劃」的執行，不但包括侵略我洛渝全區，並也觸及西藏南部門隅和波密等地帶。

波密人民是熱愛我們祖國的。他們不但對封建統治進行過鬥爭，並且對帝國主義的入侵也極力抵抗。波密人拘捕金圖普，阻止他進行「探查」工作，就是反抗侵略的一個很好的例子。1950年昌都解放的時候，波密人民立刻派代表來迎接我人民解放軍，要求入駐波密地區。波密地區已在1951年獲得了解放，回到祖國的大家庭裏來了。

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之後，前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曾派遣西藏科學工

作隊於1951年6月間入藏，進行各項科學的調查研究，林耀華參加了西藏科學工作隊，在從昌都到拉薩的道途上，經過波密北部邊緣地帶，就地曾探詢了一下波密地區的情況；以後又從隊內到過波密的別組同志得到一些口述的報導，並搜集到一些有關的資料。這些實地的報導材料帶回北京，交由王輔仁同志着手整理，同時還參考了有關波密僅有的一些史料，如西康圖經（任乃強）、廓爾喀奏議（抄本）、聯豫奏摺（沒有發表過的資料）、光野塵夢（陳渠珍）、泣血輯存（羅春馭輯）等文獻記載；嗣後康藏公路通車波密，又參照了一些新聞報導編訂了這一篇「波密簡述」。

「波密簡述」是從事西藏社會調查的副產品，終因材料的搜集者與編寫者沒有親自到過波密地區，材料不够全面，了解也不深入，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不够正確。不過國內有關波密的系統報導實在太少，「波密簡述」或者還有助於對波密地區的認識。

第一章 地 理

第一節 總 說

波密地區位於原西康省的西南部，東與八宿、桑昂、察隅的境界相交錯，北隔穹多山和碩督相接，西北面越玉龍峽為邊壩、嘉黎的管界，西以工布拉和工布地區所屬的魯郎相連，南越白馬崗與洛渝地區錯綜連接。全區總面積目前尚無數字可考，估計約是原西康省總面積的十分之一。人口約一萬三千人。

波密共分三個宗：

一、穹多宗 又名上波密。位於全區的中心，普渡河流經其地。宗政府設於穹多貢，穹多貢是全區最重要的黃教廟宇。

二、松宗 位於該區的東部，是東部的重要屏障，康藏公路經過這裏。其東有曲宗，地位也很重要。

三、衣貢宗 又名下波密，或簡稱波密。位於該區西部的博臧波河岸上，是西部的重鎮。

波密地區和外界的聯繫在康藏公路未通車以前向以穹多貢為中心：西北去邊壩，北去碩督，各需六天的行程，北至洛隆宗需時五天。康藏公路通車以後西去衣貢宗，東去松宗、曲宗，大部分地區都可以用汽車聯繫，過去要走十幾天的路程，現在只要一天便能走完。

第二節 自然概況

波密的全部地區，都屬於博楚河流域，地形是縲褻很厲害的峽谷區。雪山環繞在波密的四周，夏季仍然積雪。每年從陽曆的12月開始，到第二年的5、6月為止，全區幾乎完全被冰雪所包圍，交通極端不便，行人也極稀少。

全境多山。東北面是八宿山（或稱伯舒拉嶺），南面和西南面是有名的喜馬拉雅山，北面有穹多山，西北面是由西藏延展而來的岡底斯山（藏族稱它作念青唐拉），其他還有一些比較不很馳名的山，像安日里山，色隆拉嶺等。波密地區的平均海拔高度是三千公尺左右。

這裏主要的河流有三：博臧波河由西北向東南流，經衣貢注入雅魯藏布江；博楚河自東南向西北流，在湯麥地方與博臧波河相會，是本區最大的一條河流；普渡河自北向南流，在喀達地方注入博楚河。這些河流因為灘多水急，幾乎完全不能行船。

波密地區的氣候終年溫和，在高聳入雲的山巔，雖然有終年不化的積雪，但在谷底，就是最冷的季節，河裏只結一層薄冰。波密三宗比較起來，以衣貢宗為最暖，松宗次之，穹多宗較為高寒。舉例來說，衣貢宗的湯麥，冬季最冷時（陽曆1月）不過是攝氏三——四度。松宗以東的曲宗是攝氏二度。穹多貢要到攝氏負十三度，太陽出來以後可以暖些，但也在攝氏零度左右。一般說來，全區晝夜溫度的變化很大，在夏季的早上還要穿着裕衣。

波密地區入夏以後，雨量極為豐富。陽曆的3月到4月的兩個月中，平均每十天落雨一次。雨季一般是從陽曆的6月底開始，9、10、11月份雨量最多，年平均可得六百公厘，雨量最多的地方可達八百公厘以上，這主要是因為靠近世界雨量最多的印度阿薩密地區的緣故。

陽曆12月以後開始下雪，一直到翌年的2月都是雪季。山下雪少，降雪後即行溶化，山頂多積雪。降霜的季節一般是在10月，衣貢宗要在11月才開始降霜，但是降霜的季節很長，一直可以到來年的5月。

1950年的8月到9月間波密地區發生了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地震，損失最大的是松宗，穹多宗較好。據說洛渝方面的損失更大，許多道路和河谷都為亂石所堵塞。

第三節 物 產

本區境內和四周雖然多山，但是河谷地帶氣候溫和、土壤肥沃。區內人民基本上靠

農業生產爲主。這裏主要的作物以青稞爲主，次爲小麥、小米、豌豆，並有少量的蕎麥、玉蜀黍、洋芋、菜菔、蔥、蒜、辣椒、元根（類似蔓菁的一種作物，人畜都可食用）等，清末漢官曾經在穹多貢附近試種水稻，據說收成還好。從氣候和水利上來看，在波密地區，尤其是衣貢宗一帶，很適宜於水稻的成長。

波密人除正式農業生產外，還有胡桃、大椒、蜂蜜等副業產品；在波密地區還有桃、杏、梨、蘋果、櫻桃、橘子等多種果木。特別是山桃最多，桃子成熟後把果實晒成桃乾可以久藏不壞，是波密的特產品之一；桃仁可以榨油，可以彌補這裏酥油不足的缺欠。

其次，波密人多營養豬副業。豬很小，肉却很肥，每個約重三、四十斤，冬季宰殺後，可運往他處出售。波密人養豬都是把豬放在桃林中，任其揀拾桃核或其他野果充飢，不但節省金錢和人力，而且因爲飼料的適宜，肉質亦極肥嫩。在波密，因爲一般人誤信多吃豬肉會生淋病，所以都不十分愛吃，價格亦較羊肉便宜；豬鬃產量亦多，有時輸往鄰區。養雞的人也不少，母雞留着生蛋，公雞多送給喇嘛廟放生，很少吃雞肉。

至於蘊藏在地下的礦產，英帝國主義過去曾派人潛來波密進行過調查。1951年入藏的西藏科學工作隊曾在波密進行過較全面的調查，內容尙未發表。據說在波密地區藏有金（沙金）、鉛、鐵、錳、石膏等礦，就中以石膏的產量較多。

本區最大的富源是森林，幾乎到處都有。五、六十丈長的巨大樹幹高聳雲端，蔚爲奇景。但是過去因爲交通不便，無法外運，很多成材的大樹木，相互枕藉腐朽。現在，康藏公路已經全綫通車，波密地區林業的發展是指日可期的事情。

藥材產量亦多，麝香、紫草、熊胆、黃連等均甚著名，並且還大宗外輸。波密解放前，藥材的生意都是爲統治階級所經營。

獸類中以水獺最負盛名，有名的藏獺皮的產地主要是波密和工布。除水獺外還有猴、熊、野牛、野羊、獐子、岩驢等野獸，其他如鸚鵡、小雞、野鵝、野鴨等禽鳥，爲數亦多。

第四節 人口

波密地區的人口，從來沒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數字，我們現在所能報導的人口數也是從估計得來的，當然是一個非常不精確的數字。

據了解，穹多宗、松宗各有八百戶人家，如每戶按五人計算則應各有人口四千人，

二宗計爲八千人；衣貢宗有四百戶，人口約數應爲兩千人，另外還有部分地區的戶數未計在內，估計全波密的人口約數爲一萬三千人左右。

我們從這個人口約數可以明顯地看出，現在波密地區的人口，比起清末波密戰役（詳歷史一章）以前的時期減少了很多，例如在波密戰役的時候，波密人在冬九一個地方可以「聚積二、三千人扼險抗拒」，（聯豫奏摺）在攻打納衣的時候，更能一舉「增至萬人」，（陳渠珍：苕野塵夢）而現在全區三個宗只不過一萬三千人左右了。人口銳減的原因不外：

一、波密戰役中，人口死亡過多。

二、藏軍在1927年攻入波密時，曾大肆燒殺，很多波密人民慘遭殺戮；加以連年的征糧派款，人民生活無着，紛紛流亡到鄰區各地。

三、疾病的流行（多患性病、腸胃病、甲狀腺腫大及營養不良等症），特別是性病的傳染，嚴重地影響了人口數字的增加。

解放後，特別是自康藏公路通車波密以後，波密人民開始了新的生活：各處都在進行着開荒生產，衛生條件也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預料波密地區的人口數字會是與日俱增的。

第五節 交 通

過去，波密是康藏高原上交通最閉塞的地區：東面是怒江天險，北面和南面都是常年積雪的高峯，往西去有四、五千公尺高山阻礙着去路；在多雨的夏季，境內的崎嶇山路經常被洪水沖斷，村與村之間的交通，也是非常困難的。例如博藏波河某段東西兩岸有兩個村莊，住在兩岸的人可以看見對岸親友的房屋，但每年在河水上漲期，人們要繞一百多里才能到達對岸。波密對內對外的聯繫，過去只靠幾條盤山險道，如遇大雪封山，幾乎完全和外界隔絕。波密人民雖然年年都在修棧道、砌石欄、架溜索橋、斲獨木船，但仍然不能改變上述情況。特別是1950年秋波密地震以後，土裂地坼，山崩河陷，有些交通綫甚至要匍匐爬行，行人要在一定的季節裏才能勉強通過。

康藏公路取道波密地區，改變了這裏交通條件落後的情況，帶給波密人民以無限的幸福。康藏公路是自東向西橫越整個波密地區的，東起伯舒拉嶺的然拉根，經松宗、湯麥等地，西至工布地區的魯郎界內，公路通過波密地區計共二百二十二公里。

波密地區山陡水急，公路穿過的地方，過去大部分是連人行道也沒有的險崖和森林區。全段工程中有大、小橋樑四十七座，最長的橋長達二百五十多公尺。在施工過程

中正遇上雨季，施工人員向洪水和塌方展開了鬥爭，並根據當地的地形和地質情況，不斷地改進施工方法，終於戰勝了塌方，把路基開築出來。

1954年9月25日，康藏公路波密段的新路綫正式通車。現在，平坦的公路代替了盤山險道和獨木梯；溜索已改換為堅固的橋樑。過去為人們運輸物資的主要工具——犛牛，也由汽車來代替了。過去兩河之間由於河水上漲要多繞一百多里才能到達彼岸，現在有了橋，只要幾分鐘的時間人們就可以走到對岸去了；過去人們從昌都往波密運一次貨，至少要走十八天，現在坐上汽車，三天就可以走完這段路程，運費也比過去降低了數倍。

波密的人民是這樣歌頌着康藏公路的：

波密是個好地方，
只是高山把路擋，
感謝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感謝人民救星共產黨，
感謝人民解放軍和建設康藏高原的人們——
感謝他們用汽車把幸福載到我們美麗的家鄉。

第二章 歷史

在敘述歷史以前，我們先簡單地說一下關於波密人的來源問題。這裏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康藏人民說他們是從白馬崗方面搬來的「野人」；美國人柔克義(W. W. Rockhill)在其所著「喇嘛的土地」(The Land of the Lama)中談到，十八世紀末葉(清乾隆年間)滿清統治者派兵征服廓爾喀(即今尼泊爾)的時候，有一支軍隊，因翻越雪山而迷失了路途，結果流落到波密地區停留下來，這些人的後裔就是今日的波密人；波密人自稱他們的祖先是從中國內地遷來的，和漢人同一根源；最後還有一派說法，認為波密人來自洛渝，由於三面都是藏屬境界，藏人移居或逃避捐稅也來到波密地區，以相當多的人口、較高的文化和生產技術而同化了波密人。

不論如何，波密人民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成為藏族不可分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波密人民就是藏族人民。本文在談到波密藏族人民時所以通稱為波密人，是為了避免和其他地區的藏族人民相混的緣故。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的波密

歷史上記載波密的材料很少，只知道波密古稱「野番」，清時稱為「博窩」，「衛

「藏通志」上記載波密有下面一段文字：

上下波密 工布江達之東南行十五日，上波密地方係甘南木第巴（按：甘南木第巴或譯作噶朗王，藏語第巴就是王或「頭人」的意思）管轄，下波密地方係達賴喇嘛所管，派營官辦理事務。

這段記載雖然沒有標明年代，但是我們却由此知道了噶朗王的名字。據說噶朗王是一個比較大的土王，除波密而外，還管轄迤南的白馬崗、洛渝等地，但是我們沒有找到噶朗王早期的歷代沿革。

有關波密地區早期的歷史資料很不容易找到，系統的見於歷史上的記載開始於滿清的嘉慶、道光年間（公元十九世紀初葉），較此時期再早，只有一些傳說和片斷的文字記載。如：

一、據穹多貢堪布（住持）景巴拉說：該寺是奉了中國皇帝和第五世達賴的命令而修建的。考第五世達賴生於公元1617年（明萬曆四十五年），卒於公元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景巴拉所說的中國皇帝因為沒有說得明白，所以不能找出確切的年代綫索，但從達賴五世的生卒年代來看，肯定該寺是在明末清初（清初的可能性更大）之際修建的。

二、公元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新疆準噶爾部策望阿布坦領兵入拉薩的時候，傳說曾有一支準噶爾兵到過波密，逐走噶朗王並將王府燒掉。現在被燒掉的王府舊址已經滿長松杉（即今噶朗村的小山頂處）其後噶朗王府遂移至索瓦卡。

三、達興宗貢執有公元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滿清欽差工布大堂，閣學部堂所給的免稅執照。

從上面的記事中，特別是一、三兩項，我們知道波密在很久以前便已經是中國的領土了。系統的歷史記載開始於嘉慶、道光年間，現在我們把在一些文獻中發現的有關波密地區的記載，綜合起來敘述在下面：

在昌都西面，碩督、邊壩等處鄂博外，有一個「生番」部落，名叫波密（原文稱博窩，下同）它一向是不歸西藏管轄的。當每年夏季積雪融化後，他們來到碩督、邊壩一帶，賣掉牛羊，換些鹽茶之類用品，到秋末的時候，結伴回去。這樣經歷多年，一向相安無事。

公元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波密和西藏地方政府因為草場的問題發生過一些糾紛，嗣後西藏地方政府派人和波密談判，並且作了公允的處理。

十年以後，公元1821年（清道光元年）的時候，波密的頭人宜瑪結布亡故，因為

絕嗣，無人襲位，於是屬下的兩個小頭人扎布、汪魯便把土地分佔，連年爲地盤而起爭執，甚至互有殺傷。雖然西藏地方政府有時也曾派人前往說解過，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公元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秋，波密內部的爭執愈趨尖銳，西藏地方政府又派頭目官員「前往查辦」，波密人對此深表不滿，結果殺死了派去的藏官，並且不斷在碩督、邊壩一帶搶掠藏民的牛馬糧食。

當時滿清的駐藏大臣（興科、隆文二人）派兵協同西藏地方政府官兵進入波密，波密的兩個頭人懾於聲勢，派了專人來認錯，並且答應把肇事兇犯交出。嗣後頭人汪魯等又請求全部投歸達賴喇嘛，每年交納酥油、茶葉，承當差使，並賠償此次事件中的一應損失，最後要求撥給一塊牧場以放牧牛馬。滿清政府同意了上述條件，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在公元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波密正式投歸達賴喇嘛。其後滿清又派人去勘查界址，清查戶口，撥給牧場，並在穹多貢設四品西藏營官一人駐守，其他各衝要地點也各設官員不等，此次事件旋告結束。

翌年（1835年），下波密頭人扎布又不時率領「三、五十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在各處搶劫商民牛羊什物，焚燒帳房，捆打百姓」，以後勢力漸復擴大，竟將駐在碩督的西藏地方政府委派的官員驅逐。滿清又對波密用兵，波密恃險力守，年底，滿清又增兵，鎗砲並施，波密人死傷甚劇，許多要隘爲滿清取得，但是扎布父子仍然固守不降。第二年（1836）春，滿清復調集大砲猛攻，扎布父子雖奮力抵抗，終以人少勢孤，力竭被殺。是役波密方面傷亡近千人，財物損失無算，滿清統治者對波密的彈壓與鎮懾也更加緊了一步。

其後，滿清統治者因中原多事，無暇西顧邊陲，波密人於同治、光緒年間又曾有反抗統治的事件發生：

「……竊維藏之東南，有波密野番，維於同治年間及光緒二十五、六年屢次投誠，屢次背叛……」（聯豫奏摺）

在同治年間波密人反抗的具體事件在歷史上還沒有找到什麼記載，奏摺中談到光緒二十五、六年的事情可以從現在穹多貢經堂大門上的匾額上找出一些綫索。這個匾是公元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滿清駐藏大臣裕銅寫的，內稱

「考博窩古稱野番，三面界藏屬境，惟南一面與格、柞、獮三族接壤，再南直通東印度地，但素崇佛教，未經王化。去年冬經前文大臣（按：指文海）奏請收撫之，今年夏，朝廷復命本大臣督辦善後派員到博窩，妥爲安撫之……」

從這幅匾額我們可以知道文海在駐藏大臣任內曾經對波密用過兵，裕銅繼文海之後又

對波密施行過懷柔政策。

事隔不久，滿清統治者對波密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屠殺，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波密戰役。

第二節 波密戰役

公元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7月的時候，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並進犯拉薩，駐在波密的滿清官兵因為人少勢孤而退走。當時波密的頭人是白瑪策翁（前頭人桑昂丹增的贅婿），噶朗王其實只是一個有位無權的傀儡而已。

白瑪策翁自恃有險可守，可能屢次派兵外出活動，這可從滿清駐藏大臣聯豫的奏摺中看出：

「竊查藏邊野番部落，以波密為最大，向居化外，強悍難制，焚殺搶掠，無所不為，惟以地勢險阻，山深菁密，不便用兵，未能加以懲創，遂致藏民之受害日深，呼籲頻聞……」

西藏的地方軍隊，也曾去「征討」過波密，結果是吃了敗仗回來，以後波密的勢力一天比一天更加壯大起來了。

原來滿清王朝在康藏的統治者分成兩大勢力：聯豫是駐藏大臣，統管藏事；趙爾豐是四川總督，兼理川邊（即舊西康省）。駐在西藏的聯豫，因為籌議西藏建省，屢次和川邊爭地，波密是一塊土壤肥沃的地方，聯豫很早就注意到這裏了。他在1909年（清宣統元年）的春天便派人到噶朗地方招撫波密，波密總管白瑪策翁為了不願意受西藏的管轄，堅決不受聯豫的招撫，反而派人到昌都去見趙爾豐請求投降內附。偏偏趙爾豐又對波密發生懷疑，沒有答應波密人的請求。聯豫那邊更是要早得波密而後快，於是波密戰役便發生了。

1910年（清宣統二年）初，聯豫派新軍統領鍾穎前往波密邊境察看，令他相機行事「妥籌勸撫之策」。鍾穎到距離冬九一站遠的德摩地方，又派人前往波密招撫。結果派去的人被波密兵圍困受傷，從小路逃回來，探知波密方面已經調集戰手千餘人嚴陣以待。鍾穎把波密的情況報告給聯豫後，聯豫馬上又加派了不少援軍。這時正是1910年的4月。

戰爭初起時，鍾穎先派兵進取與湯麥隔河相望的八浪登山，自己暫時坐鎮冬九，大批軍隊先進駐冬九以東的納衣地方。但是派去攻打八浪登山的滿清官軍遭到波密人的反擊，結果大敗，退還納衣固守，波密人又圍納衣，先後戰爭二十餘次，雙方死亡很

多。嗣後，波密又增援萬人，切斷冬九和納衣間的交通，滿清官軍不得已退還冬九，鍾穎又怕糧源斷絕，在黑夜間倉皇退入工布的魯郎界內。這一次戰爭鍾穎軍大敗，死亡達三百餘人。

聯豫在拉薩接到鍾穎敗退魯郎的消息後，感到非常驚慌，開始知道只用自己的力量，單獨去對付波密是不可能的了，於是不得不請駐在川邊的趙爾豐來協助。爲了整頓旗鼓，又令自己手下的幹將，駐藏左參贊羅長椅代鍾穎爲帥。聯豫在奏摺中說：

「……惟查波番地勢袤長，上接工布及洛瑜（按：即洛渝）等處，下接察木多（按：即昌都），乍丫（按：即察雅）一帶，道路紛歧，山險林密，非分道進剿，使之四面受敵，未易奏功……查有駐藏左參贊羅長椅，原充駐藏參謀處總參謀，於西藏地勢及各營將弁材質研究有素，各軍亦均畏服，堪以派往前敵調度軍事，並電請四川督臣趙爾豐代辦邊務大臣傅嵩林撥邊軍三營由碩般多（按：即碩督）等處分道進剿……」

滿清統治者大規模的進攻波密，開始在1911年（清宣統三年）。爲了統治者的利益，趙爾豐答應了聯豫的請求，撥軍自北南攻。聯豫除派羅長椅在西路節制外，又調集碩督、洛隆宗、邊壩三處的藏兵一千名，與趙爾豐部會合南攻。6月初，進抵穹多貢，13日夜又得宜魯卡，14日晨乘勝又取旭牧宗。波密總管白瑪策翁不得已攜帶眷屬逃往白馬崗一帶。22日官軍進至噶朗，除一部分軍隊駐留該地外，其他軍隊又西進衣貢，與羅長椅部會師。

滿清統治者征服波密後，又施毒計把招撫來的波密土官，集中於喀達一併殺死。這充分說明滿清統治者對少數民族背信棄義的殘暴行爲。波密總管白瑪策翁逃入白馬崗後，於閏六月底，被白馬崗人殺死，獻首羅長椅。

不久，辛亥革命事起，駐在波密的滿清官軍譁潰返藏，波密仍舊和以往一樣，由噶朗王繼續管理。

第三節 西藏征服波密的經過

辛亥革命後，西藏受英帝國主義的慫恿，宣稱「獨立」（1912年冬）。其後國內軍閥連年混戰，根本無暇顧及邊疆，波密地區在噶朗王的治理下，儼然是一塊小的天地。

先是西藏有一個叫作如堆的堪欽（西藏官名），到波密地區去經商，三、五年後，力量逐漸大了起來，便要波密人民替他支烏拉、服差役。波密人深爲不滿，頭人並想

殺死如堆，不料消息洩漏，如堆星夜逃回拉薩，向當局請兵征討波密。西藏方面便派甲當第七代本達那遂率兵五百，由東路曲宗來到達興宗，給波密人規定了極重的錢糧賦役。波密人不堪壓迫，羣起反抗，用戈矛和土槍把第七代本達那遂殺死（一說是噶朗王親自動手殺死的），並將藏軍驅逐。這是1926年10月間發生的事情。

第二年（1927年）的3月，西藏方面調集碩達洛松（地區名，包括碩督、邊壩、洛隆宗三個地方）、類烏齊及昌都等地的民兵，連同正規軍共三千人，由邊壩、昂多寺、孔玉三路進兵，波密人寡不臨衆，武器又不好，遂被征服。噶朗王也被藏軍趕走，王府被燒掉。噶朗王經察隅逃亡到印度，英帝國主義收容了他，後來因吃酒而死（大概是在1929年），死時年僅三十餘歲。

藏軍逐走噶朗王，略定波密全境後，設立了三個宗（已見前），派有宗本、糧官、稅官，進行對波密地區的統治，直到波密地區的解放。

第三章 經濟

第一節 概 說

波密地區土壤膏腴、雨量充沛，人民多從事農業生產。統計三個宗的可耕地總數約是一千一百多岡（每岡約可種一百斗種子，每斗合二十八又二分之一市斤，又每岡約爲五十多市畝）。據1951年的材料，當時耕種着的土地是八百岡，即四萬多畝，以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可得四畝。

過去由於農民使用的農具很原始（木犁），不能深耕細作，同時在技術方面又相當落後，一般在播種以後多聽其自生自長，不中耕、不除草、又不施肥，所以產量便要因土壤的好壞而有所不同。少數較好的田，產量可達種子的九到十倍，一般是六、七倍的樣子，最壞的田只是三到四倍之間。每人每年平均可以收二十斗糧食，所以在糧食的數量上還遠是不够的。

生產季節因地而異。穹多宗的育兒貢以北及曲宗附近因爲氣候較冷，所以生產季節也較短，其他地區都是相當長的。一般是在陽曆2、3月間開始農業操作，這時播種青稞，月底以前即可收割，較冷的地方要在9月間收割，衣貢宗一帶因氣候適宜，每年9、10月間種青稞，第二年的5、6月間收割，再種豆類等作物，一年可得兩熟。

牧業在本區不甚發達，在波密沒有養大批牛羊的人，牛（包括黃牛、犛牛）的數字很少，三個宗估計約在一萬頭以上，這主要是因爲此間夏季氣候炎熱，到夏季時牛

羊常會因流行疫而死亡。尤其是犛牛，更不能耐熱。馬的數目約是兩千到三千匹，每戶平均一匹到兩匹。

手工業方面，紡織相當普遍，但是因為羊毛很貴，毛織品的價格也很高；衣貢出產一種小刀，稱為「羅者」（俗名「野人刀」），據說製刀子的鋼是洛渝人從印度轉賣過來的；另外在波密還有一種製紙的手工業，所產的紙，質地堅韌，非常好用。當地還有土法製氈、製革及小量的木器製作和製陶等，在當地生產總量上所佔的比重不大。

最後我們簡單地談一下波密地區的貿易情況。在過去被統治的日子裏，人民根本談不到什麼貿易或交換，都是統治者在一手經營（詳下節），解放初期，在對外貿易方面因為過去封鎖得太厲害了，還是顯得不夠十分開展。直到1954年9月，康藏公路通車波密，才從根本上扭轉了過去的情況。

第二節 人民的生活和負擔

過去波密地區的西藏統治者，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說，這兩方面又可以說成是兩個剝削系統：一個是官府，另一個是寺院（寺院佔有波密地區絕大部分的土地）。這兩方面互相勾結、互相利用，進行對波密人民的殘酷統治。

統治者對波密人民進行統治的結果，造成人民極度的貧困。他們所用的剝削方式是多樣化的，農民們每年辛勤勞動的成果，要被統治者掠走一半以上；不但如此，人民還要無代價地替他們服勞役，人格上又受着極大的侮辱。在這種不能忍受的生活條件下，人民多相率逃往邊壩、八宿、白馬崗一帶去謀生，形成勞動力極度缺乏的現象。即使有的農民沒有離去，生產情緒也是普遍的低落，許多田地都荒蕪着無人事理。總起來說，在解放以前，波密地區整個的社會都呈現出不景氣的樣子。

勞動人民被統治者無情壓榨和剝削的結果，整年掙扎在饑餓綫上，吃不飽穿不暖是經常有的現象。一年到頭絕少有機會吃到鹽和茶。自己生產的牛羊皮子，自己反而穿不上，一件老羊皮襖穿得像蓑衣一樣，也沒有力量更換一件，有很多的人甚至衣不蔽體。

秋收的時候，把大部分糧食送給他們的統治者，春荒的時候再以極高的利息借回來作種子和口糧，自己家裏的事再忙，也要停下來替統治者去做烏拉。現在我們便把波密人民的負擔情況寫在下面：

一、糧賦稅收與額外攤派